河南程氏遺書第七　二元生語七

此卷間有不可讀處今悉存之不敢刪去

與人爲善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脚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

未一本注云明道年十六士時好田獵十二年喜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衆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豪鞣大羹鸞刀須用誠祀副

介甫致一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可能謹細行

宏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志怒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

爲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

仁則失之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

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爲東指西爲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

不必爲東西不必爲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

爲東以西爲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雖也仁而不佞（晦庵）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私（一本無私字別有四字）應卒處事

三命是律星辰是曆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注失）

保民而王（今之城郭不爲保民）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如一作挾）

事往往急便壞了

與奪斂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見之非易見不可及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如何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灑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

喪事人所不勉處酒人所困處孔子於中間處之得

宜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陳先生大分守不足○足一作定）

堯舜極聖生朱均瞽瞍極愚生舜禹（無所不用其極）

開物成務有濟世之才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以誠意幾樸子何不可若有爲果子纍在地上便不

是信得及便是也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薦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爲上

把得地（一作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微仲焚禁山契書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

須緩緩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得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發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況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即日所學便持吾斯之未能信道著信便是止也

晉書謂吾家書籍當盡與之豈止與之當再拜而獻之

病昏不爲佗物所奪只有正氣然猶有力知識遠過於人況吾合天地之道安有不可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即道日益明矣陳本有此二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河南程氏遺書第八　二先生語八

同上篇本自為一篇專說論孟似諸別錄然不與諸篇相雜故附于此

傳不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學則不固連上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吾力猶能補史之闕文當史之職而能闕疑以待後人是猶有馬者借人乘之也

能言不怍者難

君子義以為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可使之往不可陷以罔

君子矜而不爭矜尚之矜

南宮适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

果哉末之難矣果敢之果不知更有難事他所未曉

輕議聖人孔子擊磬何嘗無心荷蕢於此知之

辟世辟言辟色非有優劣只說大小次第

靈公問陳孔子遂行言語不相投

不占而已有吉凶便占無常之人更不待占

三代直道而行毀譽公

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循守舊迹亦不能入

聖人之室

論篤是與言篤實時與君子與色莊

魯衛之政兄弟也言相近也

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為政始末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不肯為仁如蹈水火

致遠恐泥不可行遠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

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也

吾其為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强僭聖人豈為

是乎匏瓜繫而不食匏瓜無所為之物繫而不動

子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故孔子知由之不

得其死

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小知大受不可以小知君子而可以當大事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為

佛肸召欲往而不往者何也聖人示之以迹子路不論九夷浮海之類（示之一作示人）

堯曰予小子履（少湯字）

周公謂魯公三句反覆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又當全故舊

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至親不如仁賢

因不失其親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者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者以遠耻辱也因恭信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如言禮義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斯可矣

子張子夏論交子夏子張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如患得之

卿以下必有圭田祭祀之田也祿外之田也

餘夫二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至八口

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俟其成家別受

田也

廛而不征市宅之地已有廛稅更不征其物

法而不廛稅有常法不以廛故而厚其稅

廛無夫里之布廛自有稅更無此二布

國有道不廢塞所守不變所行不塞

廣居正位大道所居者廣所位者正所道者大天下

至中至大之所

配義與道浩氣已發合道與義道本也義用也（本作體）

集義所生者集衆義而生浩然之氣非義外襲我而

取之也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仁者公也人心（一作仁）也此去己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一作信）此五常性也若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謂之情（性者自然不信然後見）完具信只是有此因故四端不言信

先生曰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嘗謂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唯此爲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孟子曰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

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各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繫乎時與不時兩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叢而學則亦不能堅固也

信非義也必其言可復也曰近義恭非禮也以其遠恥辱故曰近禮因其事而不失其所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

思無邪誠也

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

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顏子退而省其在已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此孔子言當時天下大亂無君之甚若曰夷狄猶有君不若是諸夏之亡君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故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言不爭也若曰其爭也是君子乎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五祀祭之始也以其僭上之祭故聖人自灌以往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者不欲斥言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此聖人言知此理者其於治天下如指其掌甚易明也蓋名分正則天下定矣

子貢之器如宗廟之中可觀之貴器故曰瑚璉也

或問辯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苟仁矣則口無擇言言滿天下無口過佞何害哉若不知其仁則

使焉用也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材與裁同言由但好勇過孔子而不能裁度適於義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此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蓋亞於浴沂者也顏淵願無伐善無施勞此仁矣然尚未免於有爲蓋滯迹於此不得不爾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事也顏子大賢之事也子路有志者之事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謂才也然則中人以下者終於此而已乎曰亦有可進之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魯國雖衰而君臣父子之大倫猶在愈於齊國故可一變而至於道

子曰志於道凡物皆有理精微纎妙無窮當志之爾德者得也在已者可以據依於仁者凡所行必依著於仁兼內外而言之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曰聖人不凝滯於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

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門人因以記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雅素之雅禮當時所執行而非書也詩書執禮皆孔子素所常言也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

孟子曰我知言孟子不欲自言我知道耳

孟子常自尊其道而人不尊孔子益自卑而人益尊之聖賢固有間矣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疲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
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
其學也

毋意者不妄意也毋我者循理不守己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言其質勝文也後進於禮
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比之謂也不必惑從周之說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命謂爵命也言不受爵命
而貨殖者以見其私於利之深而足以明顏子屢
空之賢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不可以言取人
今以其論篤而與之是謂君子者乎徒能色莊者
乎

仲弓之仁安已而敬人故曰雍也可使南面對其遲
之問亦是仁之目也然樊遲失於麤俗聖人勉之
爲仁曰難之夷狄不可棄也司馬牛多言而躁故
但告以其言也訒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若無克伐怨欲固爲

連下文為卷

仁已唯顏子而上乃能之如有而不行焉則亦可以為難而未足以為仁也孔子蓋欲憲疑而再問之而憲未之能問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九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　二先生語十

蘇昞李明録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為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

事爲游氣幾何時而不盡也（本無只暴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三作談）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并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四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

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闡其說取之以爲已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其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員平直須是要規矩

二程問官户占田過制者如何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多又問其佗如何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

武帝言神僊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
曉人不如此方拙知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
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至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
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
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
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
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雷儘有
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
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
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禱者則有應今
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叢勑使人於水中
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
此只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
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
害人也（有害一作有毒）
正叔言求叔詩笑殺頻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
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

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那上冐天下議論顯授致此書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革兵冐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爲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

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々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桟度五百人過江且斫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桟續以救兵反爲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度無糧以戍此謬筭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尚多病者又先爲賊戮

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邊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帝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

肯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
不可取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
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
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
何也亦是未盡善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
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
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
子厚卻願柰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
剛勁敢為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太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
之自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
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
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為之於死
者之前至於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
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

者大小之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叙固自有先後

正叔言成周恐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今言西京也雒邑猶今言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爲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於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是作邑分爲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城之或是其始雒邑不爲城墻故後始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

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禹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以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正叔辨周都言穀洛關毀王宮今穀洛相合處在七里店南既言毀王宮則周室亦恐不遠於今之宮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

明道先生語一　冊集

劉絢質夫録

師訓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即天德也

思無邪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物同故不孤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
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
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
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淸
虛一大爲天道則此作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
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
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
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
之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

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之道而兩之不兩則無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無間斷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雖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惟邊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能無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天地之正氣恭作肅肅便雍也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中庸言誠便是神

天人無間斷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在誠知誠養

學要信與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敬勝百邪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平康正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者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而能濟衆固仁也而仁不足以盡之故曰必也聖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本醫字下別為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

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

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

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大矣是二本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高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正名聲氣名理形名理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無妄則一毫不可加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意者任意必者必行固者固執我者私已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弟可及已如鳳皇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降無此也（唯為）

泰誓武成稱一月者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日月星辰皆氣所自別）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為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苦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搖人之言為之有補）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與從周之文不悖從

先進則爲時之弊言之彼各有當也

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備此數者而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又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者只是言忠信也忠信者實也禮樂者文也語成人之名自非聖人誰能當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足以稱成人之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得其理何勞於己力哉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理作也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爲可乎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此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也若顏閔則無此問孔子告之亦不如此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唯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矣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者煩數也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必有事焉而勿正事者事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養氣之道當如此

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

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為有感必通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君子行法以俟命朝聞道夕死之意也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

已

湯武反之身之者學而復者也

視其所以（以用也所爲也）觀其所由（由所從之道）察其所安（志意所安也）

北宮黝要之以必爲孟施舍惟之以不懼（北宮黝或以能無懼）

故黝不如施舍之守約也子夏信道曾子明理故

二子各有所似

公孫丑謂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如此則能無

畏懼而動心乎故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人心不得有所繫

剛者强而不屈毅者有所發不者實樸訥者遲鈍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

一物文是一物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

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其奢也

寧儉言儉近本也（此與形影類矣惟此理則甚有事也）

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己

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

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者（一作）安可使小

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

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

處事豈不優乎

志可克氣氣勝（一稍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志字）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言為仁之本非仁之本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

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

肫肫其仁蓋言厚也

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體群臣者體察也心誠求之則無不察矣忠厚之至

也故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言盡其忠信而厚其
祿食此所以勸士也
敬鬼神而遠之所以不瀆也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
事後得之義也仁之事也若知者利仁乃先得後
事之義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
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
仁者其言也訒難其出也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顏子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旡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
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
有已爲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
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無伐善無施勞三月不違
仁者此意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

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

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囿樂之者則已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致知養氣

克已最難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

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

自甲乙至于戊已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發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

來風也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下學而上達意在言表也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

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柔一作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或以格爲止物是二本矣

入須知自慊之道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情性也情性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

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聖人之言沖一作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一作立

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與聖人同爾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則

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爲興者狼前後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碩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月不對日故食

季冬行春命命之曰逆者子尅母也

大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顏子短命之類以一人言之謂之不幸可也以大目觀之天地之間無損益無進退譬如一家之事有子五人焉三人富貴而二人貧賤以二人言之則不足以父母一家言之則有餘矣若孔子之至德

又處盛位則是化工之全爾以孔顏言之於一人
有所不足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群聖人言之則
天地之間亦富有餘云富有也惠迪吉從逆凶常行之理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
爾
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
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
爾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
故曰其旋元吉
比之無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
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
不止其爭而教之讓之類是也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豫者備豫也逸豫也專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
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
忘則無物
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
而名
易要玩索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孽只要鞭辟（作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
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
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
皆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本此下云乎路石聞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
宰予晝寢以其質惡因是而言
顏子屢空空中心（作受）道子貢不受天命而貨殖億
則屢中役心（作）聰明億度而知此子貢始時事至
於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乃後來事
其言如此則必不至於不受命而貨殖也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聖人極斷置以理

文不在茲言文未嘗亡唱道在孔子聖人以爲己任

詩書執禮皆雅言雅素所言也至於性與天道則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

理義體用也理義之說我心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常過高而未仁故以切己之事答之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道有沖漠之氣象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

德夫

諸儒鳴道卷第二十九　十二月朔校

河南程氏遺書第十一